



在当下争奇斗艳的文学语境里，能以生活的原色为父辈们树碑立传的写作已经很少了。父辈们的故事正带着斑斑锈迹被遗忘埋入地下，就算偶尔谈起，也不过是深远的背景里一抹已然熄灭的火焰。但在在我看来，正是父辈们的生命史构成了青藏高原近代发展史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父辈们”这个词从来都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和故事的象征，它属于只要经过磨砺就会发光的钻石，而非风吹即散的灰土。

父辈们的故事开始于1949年。譬如我的父亲，作为一个从洛阳来到西安西北大学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结束冒着生命危险“护航”任务之后，便和一带志同道合的人一路西进，来到西宁，在一家破破烂烂的车马店里开始创办《青海日报》。母亲其时正在贫困中求学，听说有一家叫作“卫校”的学校又管饭又发衣服，便立刻从这边退学跑到那边报名。就这样她成了由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卫生部管辖的卫校学生，之后又考入医学院，成了青藏高原第一批国家培养的医生。我的岳母更是激情澎湃，她正在开封读书，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赶赴昆明，跟已经离开家乡汝阳的亲人团聚，然后回去台湾，要么西上传说中无比荒凉实际上比传说更荒凉的青海，跟已经先期到达的未婚夫见面。她没有多少犹豫，就选择了后者。

后来几乎年年都有西进的人，有的是个人志愿，有的是组织分配，有的是集体搬迁。来到高原后，几乎所有工作都是从零开始，就算你想扎根，也得自己找地方挖坑浇水。青藏高原地旷人稀，到处都是处女地，只要你为她做过一件事，她就会认为你是她的人，而你的回应便是：只要她为你提供过一夜的光亮、一冬的温暖、一餐的饱饭，你就会认为她给你的是家，是整个故乡。所以父辈们的故乡概念历来比较模糊，原籍和老家远远没有脚下的土地来得亲切，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种情怀：愿意为高原付出一切，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地旷人稀加上高寒缺氧，促使这里的人对温情充满渴望。他们热爱交际，喜欢抱团，人跟人的关系异乎寻常得亲近，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抵御生存的严酷，消解自然的荒凉和环境的落后带给人的种种窘迫。“人人相亲，物物和睦，处处温柔，爱爱相守，家国必拔，做人为首”的信念就像注入高海拔的氧气，终此一生都在父辈们中间氤氲缭绕。我的父亲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走向了草原牧区，目的地便是不断迁徙的帐房。他在那里学藏话，吃糌粑，记笔记，跟着牛羊翻越起伏的草山，发现牧人的生活单纯而寂寞，孤独成了所有物性的属性，包括收草与微风、太阳与月亮。采访总是会蹲点结束之后，无以回报的他总是会留下自己在城里的地址。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多年，他住过的帐房在他的脑海里变成了星斗的分布，虽然稀疏，却熠熠无比，可以说黄河源有多长，他到过的草原就有多广。

我迄今还能历历在目地梦到小时候的情形：不止一个牧人，也不止一个牧人的妻子或孩子，拿着仔细保存好的地址，来到我家，目的只有一个：看病。他们不睡床，不睡炕，就裹着皮袍躺在自家的地上，一躺到天亮。他们带来了风干肉、糌粑、奶皮和酥麻，说着扎西德勒，放在了1960年的冰锅冷灶上。他们抱起我们弟兄俩，放进宽大的袍襟，抹一点酥油在我们的额头上，这是祝福吉祥的意思，而我们却毫不犹豫地抓下来，送进了嘴里，每回都这样。以后二十多年，年年都有牧人骑着马跋山涉水来到我家：看病。母亲只是个妇产科医生，治不了他们的包虫病、风湿病和因生活艰辛、高寒缺氧、食物单调而引起的各种疾病，但她会带他们去西宁最大的省人民医院，寻找相关的同事，请求他们给予治疗，每次都会恳切地说：“从那么远的牧区来，不容易，你给好好看看。”那些病有的治好了，有的没治好，留给我们许多庆幸和遗憾，久久地成为心中的亮迹和划痕，有的抹掉了，有的盖住了，朝前涌动的生活总会让过往变得越来越浅淡，让人变得越来来越远。渐渐地，他们不来了。我曾经想：难道是我们的接待不周伤害到了他们？或者是父亲的去世让他们觉得不便再来打搅？可我的母亲依然健在，并保留着一个医生的牵挂，常常会念叨：放到现



张薇

# 《雪山大地》创作谈

了比第一次绽放还要艳丽的花朵。

由于有了父辈们从1949年开始的不断“扎根”，便有了我们这一代，有了我们对青藏高原更加彻底的皈依。对我们来说这片高海拔的山原已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它代表家族传承、土地滋养、风情融入、血脉联系、情感浸润、精神认同，代表生命长河的起源与归属。它让我们告别了过去生活中情感表达的简单之美，走向了复杂而茂盛的第二次建树，并在草原与城市、离开与回家、清醒与迷惘、拥有与失落、欢乐与痛苦的交替中，经历着从物貌到人心、从肉体到精神的变迁。而最大的变迁便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正在脱离数千年如一日的生存模式，加入了有固定居住地的新牧人或者新市民的行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从一个不断更新的环境破土萌发，由此发生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今非昔比，会让我们看到人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根本，沧海桑田用来形容人的精神风貌才算恰如其分。

在西宁，我住的小区多一半是藏族，很多人几年前都还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如今已是开着汽车到处跑的城里人了。每当看到他们提着一袋一袋的蔬菜和水果进出小区大门时，我都会高兴地说一声“乔得冒”（你好），脑海里会浮现二十多年前当我知道某个草原乡的牧民人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时惊讶，之后的好几天我都在追根溯源，才知道是长年累月只吃高蛋白和高脂肪的牛羊肉以及奶制品，营养严重不均衡导致的结果。现在好了，出门就是大超市，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一个可以随便摄取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营养通道。有一段时间小区门外的路边公园里天天坐着一个戴着蓝色礼帽的黑脸膛老人，我跟他聊起来，没说几句他就问医院在哪里？还说到家乡拉乙亥的时候他知道看病的地点，隔三五就得去一趟，如今到城里住了两年多，不知道医院在哪里。我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说没有。我说你肯定是不需要看病才不知道医院在哪里的吧？他想了想，露出豁掉的牙齿嘿嘿笑了。后来我意识到，老人其实并不是在打听医院，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显示他现在的生活多么惬意，连医院都不需要了。生活质量的提高意味着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延长，这样的变化一时看不出来，却是真正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日子变好了，更是生命美好了。

对我来说，没有新发现的旧生活和没有历史感的新生活都不值得去表现，所以每一次写作都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行走，是我感恩大地、探索人生的新起点。青藏高原给了我写作的可能，而写作又让我看到了“人”的黑暗与曙光。我一向认为：我们不仅要有人生的理想，更应该做一个理想的人。我在第一个中篇小说《大湖断裂》中写道：“全部生活就是一种怎样做人的选择”，几十年过去了，关于“人”的探索，几乎涵盖了我的全部作品。我在《环湖崩溃》中描写人与自然的冲突；在《海昨天退去》中展示人的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悲剧；在《大悲原》中梳理人的尊严和生存价值；在《藏葵》中大写道德——“人”的支柱；在《伏藏》中寻找人与爱的融合与分裂；在《西藏的战争》中发掘信仰之于“人”的意义；在《潮退无声》中寻求人自己隐藏在复杂性后面的真实；在《无岸的海》中思考爱恨情仇对“人”作用；在《最后的农民工》中眺望“人”的地平线；在《你是我的狂想曲》中探讨音乐冶炼“人”的过程；在《海底隧道》《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等儿童小说中追问“人”可以干净纯真到什么程度，如何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在《雪山大地》中追求“人”的质量和，主人公一起经历在人性冲突中如何保有大地赋予的优良品格的过程。我觉得除了爱，一个人不可能再有更靠近“人”的标准的抒发，可以说《雪山大地》是一部关于爱的诠释，爱自然，也爱社会；爱旷野，也爱城市；爱自己，也爱他人；爱升迁，也爱降职；爱富有，也爱清贫；爱健康，也爱疾病；爱活着，也爱死亡；爱人类，也爱所有的生命。

我希望雪山大地的绵延能成为更多人的体验，希望在我讲述父辈们和同辈们的故事时，能有共情者跟我一起歌哭而行，流连忘返，希望绿色之爱也是人心之爱，在广袤的故乡厚土上，延续一代比一代更加藏葵的传承。

2023年8月11日，杨志军《雪山大地》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这部燃烧着理想与激情、闪耀着思想与情怀、充盈着悲悯与担当、展示着宏阔与雄苍、勃发着良善与爱、建树着道德人格、持守着心灵信仰、忧患着自然生态、绽放着人性光芒、显现着人类命运、沉淀着宇宙与星空质素杰作，是杨志军四十年漫漫文学路的精神结晶，也是他以高原之子之名回馈青藏高原的无尽深情。《雪山大地》完整展现了当代青藏高原历史变迁的长河——地理意义的长河，三江源地区的黄河源头；生命意义的长河，高原所有生灵的诞生、生长与死亡，以及重生，堪称一部青藏高原的史诗长河。如同这条长河的发生，杨志军从荒原出发，深入农牧区，流到大海，不断重返母地——青藏高原，把绵延不绝灵魂不灭的爱与感恩，献给滋养、佑护和成全了他的生命的雪山大地。

1955年杨志军出生于青海西宁，父亲是从西北大学毕业后跟随部队一路向西留守于青海并最终把生命献给青藏高原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母亲是国家培养的青海本地第一代医务工作者，他们一生秉持的知识分子信念与操守深刻影响了杨志军的生命，他们接触、帮助、尊重与爱的高原成为杨志军魂之所系，心之牵绊，父辈与青藏高原的血脉相融也使得杨志军的内心拥有永不衰竭的爱力量，雪山大地因此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的源泉。1982年大学毕业后的杨志军在青海日报社做农牧记者，他把生活植根于青藏高原的普通农牧民

张薇

## 《雪山大地》 青藏高原的史诗长河

与自然之中，他的情感和精神就在荒原的守望中向着天空生长，早期的代表作《大湖断裂》《环湖崩溃》《海昨天退去》《大悲原》都是青海大地的馈赠。1995年10月，杨志军离开青海，被人才引进到青岛出版社，筹备创办《通俗文艺报》，就此定居青岛，但他的灵魂和写作从未离开青藏高原，地理坐标意义上的青海版图与文学意义上的青藏高原，构成杨志军庞大复杂的创作母题。青藏高原是他迄今建构起的博大雄浑的文学世界的根柢。

从关注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出发，杨志军成为中国当代最早关注生态问题，进行生态文学创作的作家。从写作《大湖断裂》始，他就同时开启了人与生态的关系、人的道德精神的思考。在《现代人》发表的《大湖断裂》连同“尾声”共十章，每一章下都有一段副题，是对“人”的道德哲思。在“尾声”，杨志军强调道德是“人”的支柱。“人”的全部生活就是一种怎样做人的选择。此后，杨志军全部的创作都贯穿了这一主线。

这一时期杨志军持续行走青藏高原腹地，近距离观察到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写出了忧患人与自然关系的长篇小说《环湖崩溃》。小说以激流磅礴的气势和恢弘壮阔的笔锋，展现了生态危机与人类世界崩溃的前景，逼近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生存困境、道德困境、文明困境。作品从发表之初，三十多年间几次再版，一再被证明这部富有洞见的预言与寓言式作品，业已成为中国生态文学的经典著作。《环湖崩溃》的横空出世，奠定了杨志军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拓荒者地位。《环湖崩溃》成为新时期中国生态小说的开山之作。

此后，从获得1988年全国文学新人奖的长篇小说《海昨天退去》，到《大悲原》，再到《藏葵》三部曲的横空出世，以及《伏藏》《西藏的战争》《藏葵不是狗》《骆驼》《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到茅盾文

学奖获奖作品《雪山大地》，杨志军行走在青藏高原历史与现实的长河，他的情感植根于雪山大地，他关于自然与生命、道德与精神、理想与信仰的思考皆发源于此。

由此杨志军建构起了博大雄浑的文学世界：一种文学思想（支柱）：自然伦理——道德信仰——建树理想；两大文学主题（两翼）：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一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三个文学版块（基座）：荒原系列、藏地系列、海洋系列。贯穿始终的核心是具有思想性、精神性、神圣性的精神写作。

正如他就《雪山大地》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对我来说，这片高海拔的山原已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它代表家族传承、土地滋养、风情融入、血脉联系、情感浸润、精神认同，代表生命长河的起源与归属。”

《雪山大地》以父辈们建设青藏高原的生命历程为原型，以杨志军标志性的诗性哲思，展现了1949年以后地处黄河源头的青海高原发生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是一部恢弘的草原史诗。小说描写汉族干部“父亲”走访牧民的生存状况，遇见了原沁多部落头人现任沁多公社主任的角巴德吉，角巴德吉让牧人桑杰带着父亲去野马滩，就此开启了父亲与桑杰汉藏两个家族、两个民族的人生传奇，他们与青藏高原的雪山大地共同经历了沧桑巨变。围绕着他们的命运，一幅时代的历史画卷在茫茫的雪山大地展开。

第一家贸易公司，修建电视塔；为拯救草场恶化的草原建造一座城市，对牧人实施十年搬迁计划，建立丹玛久尼自然保护区，最终父亲这个雪山之子躺在雪山大地的怀抱。母亲苗苗慈善帮助上门求医的藏族牧人，也选择了从西宁下放到沁多县县医院，为草原培训医护人员，竭尽心力医治病人，建起了沁多县第一所医院，主动到隔离麻风病人的生别离山救治病人，在生别离山建成麻风病医疗所，因传染麻风病而殉职。姥姥、姥爷为儿女殚精竭虑，用他们的仁慈和爱抚养大了藏族孩子才让和梅朵，呵护着“我”洋洋的成长，成就了“我”成为一个“藏族”的梦想。原部落头人角巴德吉为新生的政府赠送牛羊、奉献草场，主动把自己的部落改成公社，成为公社主任的角巴，以自己的威望成为沟通连接牧人与父亲的桥梁，倾尽所能辅助父亲实现建设草原的理想。在说野马滩的牧人搬迁沁多城的路上，已是角巴爷爷的老人陷落在深不见底的雪渊，消失在雪山大地。继任公社主任的桑杰秉承岳父角巴的职责，成为父亲在草原时工作依靠的中坚力量，晚年退休时和老伴卓玛为沁多学校捐出了全部存款。新一代藏族儿女才让、梅朵接受了更高的教育，唤醒生命的潜能。才让出国深造，在成为博士后选择回归草原造福一方，年轻的生命与雪山大地融为一体，也倒在了阿尼玛卿草原的黎明里。有歌舞天赋的梅朵最终放弃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回到草原，在汉族母亲苗苗阿姨献身



的生别离山医疗所从事整容护理麻风病人的工作。他们周围涌动着一群热血藏族，在时代的变迁中完成了自身的艰难前行。

杨志军写汉藏两个家庭的联姻，两个民族的融合，他们共度的艰辛岁月，互为彼此的成全、照拂、温暖与爱，在雪山大地上建起的现代文明生活，就是在写父辈们的精神光亮，是如何成为一代代汉藏儿女的精神遗产。如果说以往杨志军多写“父亲”，《雪山大地》中的“母亲”则与“父亲”并驾齐驱，尽显雪山大地的父性与母性。父亲和母亲一生视草原为生命依归，父亲强巴具有远见卓识、胆略过人、情深似海；母亲则是一个极其坚韧、沉默、诚挚、利他、勇敢的形象，因治疗麻风病人被感染后，母亲为了保护家人，几年的时间独自隔绝在生别离山直至离世。而生别离山，却又是麻风病人的避难所——母亲在这里建起了医疗所，专门救治被世所抛弃的麻风病患，她对待麻风病人的态度慈悲、耐心、尊重，赋予他们人的尊严。女性的柔软绽放出坚韧的力量，她的沉默的牺牲，她的众生平等，她的爱的行动，使她成为与父亲并肩的理想的人”。

这一切源于“爱”。《雪山大地》究其根本是“爱”的鸿篇巨制。小说共有十七章，每一章都有一首诗歌作为题记，每首诗歌都通向理想，是关于爱的呼唤，是为天地间的生灵祈愿。随着故事发展，诗歌内容层层递进，从向上的路衔接着天空的爱与太阳，经过山、水、星、花、动物自然万物，到夏天的繁绿、牧草的浩荡、冬天的雪白、源头的安详，直至最后一章，即第十七章“雪白”爆发为高原亢广的长调：“是天空的表情，是城市的符号，/是草原的标志，是乡村的神态，/是一切璀璨之上的璀璨，/那永不放弃的爱念——扎西德勒”。

理想的人类关系、生命形态、自然存在、世界样貌都指向一个大写的“爱”——扎西德勒。